



# 美丽失败者

[加拿大] 莱昂纳德·科恩 著

刘衍衍 译

# 美丽失败者

〔加拿大〕莱昂纳德·科恩 著

刘衍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失败者/(加)科恩(Cohen, L.)著;刘衍衍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4

书名原文: Beautiful Losers

ISBN 978 - 7 - 5327 - 5718 - 3

I. 美… II. ①科… ②刘… III. 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8034 号

Leonard Cohen

**BEAUTIFUL LOSERS**

Copyright © 1966 by Leonard Cohe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11 - 294 号

**美丽失败者**

[加拿大] 莱昂纳德·科恩 著 刘衍衍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5 字数 135,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718 - 3/I · 3378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 - 52397878

有人在一旁说，举起那个包！

——瑞·查尔斯翻唱的《老人河》

## 目录

|     |                  |
|-----|------------------|
| 1   | 第一章 他们所有人的历史     |
| 171 | 第二章 来自 F 的长信     |
| 271 | 第三章 美丽失败者——第三者的跋 |
| 288 | 后记               |

## 第一章

## 他们所有人的历史

---



凯瑟琳·妮卡薇瑟，你是谁？你可是生于一六五六年逝于一六八〇年的那个女人？难道这些就够了？你是易洛魁人<sup>①</sup>的圣女么？你是摩霍克河畔的百合么？我可以以我的方式来爱你么？我是个老学究，我的脸因为屁股久坐的缘故少受风霜侵袭，如今的相貌比起青葱岁月的我倒更好了。我来寻你，我想知道那玫瑰色毯子下到底在发生什么？我有这个权利么？我爱上了你的圣像。你站在我最喜爱的白桦树之间。上帝才知道你鹿皮软靴上的饰边有多高。你身后的河肯定是摩霍克河了。左边地上的那两只鸟，如果你轻挠它们的白脖，甚至在某个寓言里将它们作为比喻，它们定会因此而欢悦。我的心沾满了灰尘，拥塞着几千本书的谰言妄语，若是如此，我有权利来寻你么？我几乎很少出门去乡下。你能教授我叶子的学问

么？你知晓能引起幻觉的那些蘑菇？玛丽琳几年前过世了。说不定四百年后的某个可能和我有血亲的老学究来寻玛丽琳这个女人的历史，就如同我寻你的历史。但眼下你必须对天堂了解得多些。天堂看起来是否像夜色中闪光的塑料祭坛？我发誓，即便果然如此我也不在乎。我们肉眼能见的那些星星毕竟很小，不是吗？一个老学究能否最终找到爱，不用每晚自慰才能入睡？我甚至不再恨这些书了，读过的书我也忘了大半，实际上，这点对于我或者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我的朋友 F 吸高了大麻后总兴奋不已地说：“我们必须学习勇敢地停留在事物表面。我们必须学习爱事物的表面。” F 死在精神病院某个墙壁四周加了软垫的病房里，他做爱太多，淫乱不堪，脑子烂了。我亲眼看见他的脸色变黑，他们告诉我他的老二基本废了。有个护士告诉我他的老二看起来就像一条蠕虫的内部。向 F 致敬！这喜欢大声嚷嚷的老朋友！我怀疑你的记忆是否能持久。而你，凯瑟琳·妮卡薇瑟，如果你必须知道，我如此人性，以致要忍受便秘——这惯于久坐而带来的馈赠！我的心早已飞到白桦林，这有什么奇怪吗？一个穷困潦倒的老学究想爬进印有你图片的彩色明信片，这有什么奇怪吗？

---

①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 2

我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民俗学者，研究 A 族人的权威。A 族，我无意用我的研究兴趣让这一族人蒙羞。A 族可能只剩下十个纯粹血统的人，其中有四个还是十来岁的姑娘。我还得说 F 利用了我的人类学研究为口实操了这四个姑娘。老朋友，你罪有应得。A 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族群残留下来的后裔，似乎在十五世纪就出现了。它简短的历史充满了连串的挫败。而他们的族名——A，在与其比邻族群的语言中意为尸体。在有记载的族史里，这个不幸的族群从未赢过一场战事，而在它敌人的传说与歌谣里却满是胜利的嚎叫。我对于这个充满了彻底失败的族群的历史兴趣盎然充分显露了我的性格。F 每每从我这借了钱，他总会说：“多谢，你这个老 A——！”凯瑟琳·媞卡薇瑟，你在听吗？

## 3

凯瑟琳·媞卡薇瑟，我要来救你出耶稣会。是的，老学究就是

敢想。我不知道如今他们如何对你说三道四，我的拉丁文早不灵光了。“只要我们的希望获得了成功，在祭坛上就能看到你，一个易洛魁族圣母，加拿大的烈士——烈士的玫瑰，处女的百合。”<sup>①</sup>这是耶稣会一个叫 Ed. L 的人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写的一条短笺。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愿在去往摩霍克河的旅途上仍带着往日争强斗胜的回忆。掌握好节奏！耶稣会！F 曾说：“坚强的人只爱教会！”凯瑟琳·媞卡薇瑟，如果他们把你做成石膏模子，我们会在乎么？我近来正研究用桦树皮造独木舟的图纸，你的族人已经忘了这门手艺。如果蒙特利尔每辆出租车的仪表板上都挂着一个你小小身子的塑料像，你会怎么想？应该不会是件坏事吧。爱不能储存。每一个从工厂制作出来的十字架上是不是都有耶稣的痕迹？我想是有的。欲望改变世界！谁将漫山的枫叶变红？别吵！你们这些生产宗教小饰品的家伙！你们是和圣洁的事物打交道！凯瑟琳·媞卡薇瑟，你瞧见我就这样失控了么？你知道我多么希望这个世界神秘而美好？我们肉眼见到的这些星星到底是很小的，不是吗？谁送我们入睡？我该不该保存剪下的指甲？物质是否神圣？我想让理发师埋掉我剪下的头发。凯瑟琳·媞卡薇瑟，你是否已经作用于我？

---

① 原文为法语。

玛丽·兰卡尔纳锡翁<sup>①</sup>，玛格丽特·布尔热瓦<sup>②</sup>，玛丽-玛格丽特·德·尤维尔<sup>③</sup>。如果我能摆脱自我，你真能让我兴奋起来。我这个人可是贪得无厌。F说过他每每听到圣女，没有一次不想搞上手的。他什么意思？F，可别告诉我你终于变得深刻了。F说过他打十六岁起就不在乎他操的姑娘脸蛋漂不漂亮了。他这个说法我是在他吹嘘最近的一次艳史中偶然听到的，他竟然趁参观一家孤儿院之机，操了一个年轻的驼背姑娘，我对此表示极度恶心。他那天对着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全然当我是个无知的人；或者他根本就没想对我说话，他只是喃喃自语道：“我怎么能拒绝这个大千世界？”

---

① 出生于法国(1599—1672)，天主教乌拉苏拉会修女。

② 出生于法国(1620—1700)，圣母修女会创始人。

③ 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1701—1771)，第一位被尊为圣徒的加拿大人。

易洛魁族的名字是法国人给起的。给食物命名是一回事，给一个民族命名全然是另一回事，不是因为这个被命名的民族是否真在意这件事。如果他们从未在意，我倒觉得更糟。我太过自愿去承担一个无害的民族所承受的因命名带来的羞辱，这种羞辱在我从事 A 族的漫长研究工作时无处不在。为何我每天早上起来感觉都这么糟？担心我是否大便顺畅？我的身体是否运转正常？我的肠胃能正常蠕动么？这架旧机器是否已将食物转为粪便？我在图书馆里找遍了和受害者相关的新闻，这有什么奇怪么？这些虚构的受害者！不是被我们亲手干掉或监禁的受害者统统是虚构的。我住在一幢小公寓楼里，电梯升降机井的最底部通到公寓里的半地下室。当我去城里市中心的某处坐下准备我的关于旅鼠的论文，她爬进了升降机井里坐下来，她一定是用手环着膝盖坐在那里（警察就是从被压成一团的尸体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我每晚都在十点四十分到家，同康德一样规律。我老婆本来是打算给我个教训。你和你虚构的受害者！他曾这么说。她的生命以难以觉察的速度老去。我发誓，就是那个晚上，可能就是她被电梯升降机压扁的那一刻，我从关于旅鼠的论文中抬起头，闭上眼睛，清晰地记起年轻明艳的她在沃夫德河上的独木舟里吸着我，阳光在她浓密的发上闪耀。我们是唯一住在半地

下室的人，我们是唯一要求那架窄小的电梯必须降到我们半地下室的人。但她没能给任何人教训，至少不是她打算给的那个教训。那个烧烤店的送餐男孩大概撞了鬼，读错了褐色纸袋上的号码，进了那架电梯。伊迪丝！那晚 F 和我在一起，凌晨四点钟他承认在认识伊迪丝的这二十来年里，睡过她五六次。真是讽刺！我们在老地方点了炸鸡，聊着我可怜的被压扁了的老婆，拿着炸鸡的手指油腻腻的，炸鸡的烧烤汁滴在地毯上。才五六次，不过是友情而已么！我能站在神圣的经验之山上，远远朝下观望，对着他们的小情小爱像中国人那样可爱地点头么？这个事对那些星星又有什么损害？

你娘的操蛋，我说，到底几次？五次还是六次？啊，F 笑了，痛苦使我们精确！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易洛魁族——凯瑟琳·妮卡薇瑟的教友们——这名字是法国人给起的。他们管自己叫“霍德诺扫侏”，意为“长屋之族”。他们让对话展开到另一个新的维度。每次说完一段话他们会以“hiro”结束，意为“如我所说”。如此，每个人若在他人的喃喃自语的氛围中插言，则必须对自己的言说全然负责。在“hiro”后他们会加上“koué”这个词，叫出来表示苦恼，唱出来表示欢欣。如此，他们尝试着戳破这层悬挂于所有谈话者之间的神秘之幕：每说完一句，说话的人会后退一步，借此让听众了解他的意思，试图用真实的情绪之音来颠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意义。凯瑟琳·妮卡薇瑟，用 Hiro-Koué 对我说话。我无权介意耶稣会对奴隶说了什么，在那个洛朗山脉夜凉如水的深夜，我们坐在桦树皮做成的独木舟里快速前行，肉体朝向灵魂，如同耐心忍受的古人。我又提起了那个老问题：我们肉眼所见的那些星星到底是很

小的，是不是？噢，凯瑟琳·妮卡薇瑟，请用 Hiro-Koué 回答我。  
前几天晚上 F 和我一连争论了好几个小时，清晨什么时候来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住的那个半地下室唯一的窗户正对着升降机的通风口。

——你娘的操蛋，到底几次，五次还是六次？

——呵呵，痛苦使我们精确。

——到底是五次还是六次，五还是六？

——听，我的伙计，电梯又开动了。

——听着，F，别跟我迷迷瞪瞪！

——七次。

——和伊迪丝睡了七次？

——不错。

——你让我这么猜，是不想伤害我吧？

——对了。

——那这第七次不会也是个让我猜的数字吧？

——对了。

——但你不是试着要保护我，不是吗？哦，F，你以为我会在这团肮脏的东西中发现钻石么？

——这一切都是钻石。

——见鬼吧，你这专操别人老婆的家伙，你这么说安慰不了什么。你这假模假式的圣人样子毁掉了一切。这个上午糟透了！我老婆这副样子简直无法好好下葬，只能先弄去哪个臭烘烘的殡仪馆打整一番才行。我往后去图书馆再走进这架电梯时该如何想？别跟我

谈什么钻石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用这些去填你那玄妙的洞好了。  
帮帮我。但我可没让你替我干老婆。

就这么我们一直聊啊聊的，早晨什么时候到了我们都不知晓。  
他还是扯他那套钻石的屁话。凯瑟琳·媿卡薇瑟，我想信他来着。  
我们一直谈到筋疲力尽。然后我们就开始玩起了彼此的老二，就如同我们少年时在林子里干过的那样，只不过那时曾经是林子的地方现在成了市中心。

## 6

F 经常用一种让人不快的轻率方式谈及印第安人，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就我所知，F 除了对我所写的那些书带些轻视的浅薄了解，除了他对我这四个十来岁的 A 族姑娘的性剥削，除了看了好些好莱坞的西部电影之外，他对印第安文化可没什么研究。他将印第安人同古希腊人比较，暗示这两个民族性格有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相信才智必须在交战中才能凸显；都喜爱摔跤；性格里都注定了不能长久和平相处；都全然认同竞争的概念与抱负的美德并为之献身。这四个十来岁的 A 族女孩没有一个达到性高潮，他说这肯定是因为这整个族群对性有种悲观的态度，他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其他

部落的印第安女人则可以达到性高潮。对此我无从争论。A族人似乎确实代表了整个印第安文化中的消极特征。我对他的推论有些忌妒。他对古希腊的知识就完全建立在埃德加·爱伦·坡写的一首诗；加上在餐馆里和几个同性恋的鬼混（他有本事能在城里所有的冷饮店里白喝不付钱）；再加上一个雅典卫城的石膏复制品。不知为何他用红色指甲油涂满了复制品的表层。他本只打算用无色指甲油薄薄涂上作为防腐剂就罢了，但当他在药店里看到那一整排明亮耀眼程度不同的红色指甲油，如同加拿大山区警察穿的那种制服，他显然就屈服于花里胡哨的本性。他选了一种叫“西藏欲望”的颜色，他说这个如此矛盾的名字让他惊奇。那整个晚上他完全沉浸于给这个石膏模型上色的事儿，我就坐在他旁边。他断断续续哼着《装大逼》<sup>①</sup>的调子，一首即将改变我们流行乐坛的歌。他手里拿着柄小刷子，快乐地四处涂抹，我无法转移目光。他一个柱子接一个柱子地刷，由白到黏稠的红，将血液注入到这座小塑像如同被毁坏的粉末状手指一般的柱子。F说：我披挂着我的心如同佩戴着王冠。渐渐的，排挡间饰、多立克柱式和其他那些象征着纯洁的稀奇古怪的名字如同患了麻风似的，与苍白的庙宇和残败的祭坛一并消失在猩红的凝视之下。F说：喂，伙计，你来完成这些女像柱吧。我拿过刷子，先是柯林顿，接着是底米斯托克里。F唱着：哦喔哦喔哦，我是个装大逼，我需要的太多，可我却装得太多，等等等等……在这种场合下用意很明显的一首歌，当然也不是不适合。F

---

①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由黑人组合普拉特斯乐队唱红的一首歌。